



神树村奇事

SHEN SHU CUN QI SHI

杨植材 / 著

绿原文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神树村奇事

SHEN SHU CUN QI SHI

杨植材 /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原文学/乔澍声主编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1. 6 ISBN 7-204-05770-8/I·1023

I. 绿… II. 乔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IV. I218.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121 号

神树村奇事

杨植材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乌海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25 字数:175 千

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-204-05770-8/I·1023 定价:13.80 元

目 录

- 1 开 头 聋爷爷见过大栗树神。
- 6 第 一 章 一场虚惊之后,来了张大鼻子。
- 22 第 二 章 土匪编成保安团,老百姓更不得安生了。
- 39 第 三 章 伍大胖子行骗转背不认账。三和尚被困小荷塘不知去向。
- 56 第 四 章 几番传来喜讯,谁知空欢喜不说,还要挨重罚。
- 80 第 五 章 戒严清乡,枪毙了一个说真话的。
- 98 第 六 章 修战壕挖坏了锹锄,多亏来了汪铁匠。
- 112 第 七 章 保丁保长齐奋力,抬来个奇怪的瘫子。
- 132 第 八 章 凹口来了糊涂军,办公事的挨了打,老百姓更吃了苦头。

- 144 第九章 “买菜”的逞凶横，忍无可忍，只好
请他在塘泥里睡一睡。
- 156 第十章 果然是“买菜”的同伙来了，将小塘
车干，都目瞪口呆。
- 170 第十一章 月亮在云里钻行，聋爷爷的女婿带
来振奋人心的消息。
- 181 第十二章 躲躲闪闪，来了三个找新四军的
人。
- 193 第十三章 花子冒险送信。黑子九死一生回
村。
- 202 第十四章 大难终于来临，广佬团团围了村
子。
- 215 结 尾 又悲又喜。
- 229 后 记 自己“理论”的实践。

开 头

聋爷爷见过大栗树神。

这是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但很神秘的小山村，坐北朝南，只八户人家，除一个办公事的，全是辛辛苦苦的作田人，住的是破旧的土墙草顶房。王二叔家三间草房在最前面，后面是张大伯家四间草房，和弟媳羊子妈各住两间，其余五家都姓徐，房子连在一起，靠北面有道矮围墙，围墙外面不远的后山就是松林，一直连到东面葱茏高耸的水牛岭。村边的树很多，王二叔门前有株大枣树，几株柳树；张大伯门前有几株乌柏树；机匠弟兄在东北角，门前有片竹林，两株大柿子树；聋爷爷在西北角，门前有株大枫树；由西北角往南，依次有两株糖梨树，一株小栗树，一株大栗树，和弯弯荷塘边的黄楝树。从外表看，数黄楝树最老，它活着的枝桠已很少，看样子早该枯死了，可年复一年，它还是老样子。它的又粗又高的主干早老空了，最下边朝村里还裂开一个比箩口

还大的“门”，那“门”里出来过被雷打死的吃人的大蛇，极可怕的，所以村里大人伢子谁也不敢接近它。王二叔胆子大，曾伸头向里看看，也吓得慌忙缩了回来，他说那里面上下都是黑咕隆咚，还有许多响动，肯定有许多鬼在里面。是不是有鬼在里面，谁也不敢进到里边去考究。在所有的树里边，数大栗树最奇，它的主干有五个长胳膊大人合围那么粗，在两丈来高处，才分七八根两三人合抱的粗桠，粗桠到上面分支桠，支桠再分好些细桠，一直伸到云空里。到了盛夏，整个村子都隐在绿树里，这大栗树更像一柄无比巨大的绿伞撑在村边，再酷热的天气，一到它的绿荫下面，就立刻凉悠悠的舒服。大栗树还在荫凉处鼓出好些光溜溜的粗根来，愿意在绿荫下躺躺可捎张竹床去，愿意在绿荫下坐坐，坐在它鼓出的根上就是，连小椅小凳都不用带。到了深秋，它天天撒下满地金黄的圆不溜丢的大栗子，大人伢子都去捡，家家都可捡几斗。那栗子在灶肚里烧了或在锅里炒了吃，又香又面又甜，像是板栗，水磨做成豆腐，赛过海味山珍。初冬时它还卸下成堆成堆的叶子，给家家当柴烧。这大栗树的奇还远远不止年年给人们这些好处，而在于它是一株很有道行的神树。据村里岁数最大的聋爷爷说，树活千年就有道行，相传汉高祖追击项羽时，就曾在这棵大栗树下拴过马，歇过荫凉，从汉代到如今已两千多年，所以它的道行已很大，早已是一株神树了。黄楝树看上去比大栗树老得多，但不知怎么搞的，它既没有道行，也没有神，默默无闻。大栗树则两样都有，后来居上，大出风头。单说有一年这一带大旱，旱得山上的草全枯了，塘底裂了大缝，庄稼颗粒无收。附近只有东家徐三爷仓里有的是陈粮，可是他说：“东佃虽然如父子，但赶到这荒年荒岁，也只有黄牛角，水牛角，各顾各啦！我是一片菩萨心肠，今年的确旱得邪乎，租子就免了，但到此为止，你们也就别想得寸进尺了！”

他非但不开仓周济，连借几升谷子也不肯。那时的政府只知道对老百姓搜刮捐税，对老百姓的灾难是从来不闻不问的，所以逢到大灾年日子无法过只有外出逃荒。可这年旱的面积挺大，听说邻县的邻县的邻县，都旱得一样厉害，所以这荒也没法逃。幸喜这年大栗树上的栗子结得特别多，一球一球的，吃一颗能管一天不渴也不饥，神不神？可本村的人上树打，外村的人也上树打，没多久也就光了。人们只好去山上挖葛根、蕨根吃，先还能挖到一些，渐渐就挖不到了，有的从早挖到黑也挖不着，挖要出大力的，那比干饿着更使人无法忍受。正在全村人越来越危急的时刻，聋爷爷喜滋滋端出一筐箩沉甸甸的嫩石头，叫大家尝尝。人们一看，那嫩石头有些像大栗树叶的颜色，绿莹莹的，掰一小块放到嘴里一嚼，竟粉洋洋的，甜丝丝的，跟米糕一样鲜美。大家惊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这石头能吃？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有的是！”聋爷爷说：“全是大栗树神给的……”

原来，聋爷爷房后山坎上有株葛藤，每年牵的藤子蓬蓬勃勃覆了好大一片，这年因大旱，藤子枯了，但那根肯定又粗粉又多的。但这株葛藤就像他缸里的米，随时可食用，就悄悄撒了些柴禾盖着，要等到全家实在没吃的时候再挖。这天晌午，全家人已两天没吃任何东西，实在饿得没法，聋爷爷才终于决定去挖。那葛根长在石头缝里，原担心挖不动的，不料他一镐下去，那石头竟像粉一般渣，就忍不住抓了一点放进嘴里尝尝，咦，好吃得很！全家人都饱吃了一顿，又担回两挑放进米缸里。那株葛根也懒得再挖了，就在小椅上坐下来边吸着旱烟边休息。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太奇！在这饿死人的荒年，有一口吃的比金子还贵重，若

不是神仙所赐，这后山坡里哪来这么多好吃的石头呢？自古以来，石头就是石头，要用锤子使劲砸，钻子使劲凿，才能弄成块儿，谁见过石头能吃啊？可眼前这石头却这么酥松，这么味美，不是神仙谁有这样大法力？他放下烟袋到缸里拿了块石头又坐到小椅上端详着，见这能吃的石头有些淡绿很像大栗树叶的颜色，就猜想定是大栗树神施舍的。恍惚中，他见到一位神仙，老寿星的模样，秃脑门子，眉毛雪一样白，笑悠悠的，穿了件宽宽大大的绿袍子，拄了根曲里拐弯的龙头拐杖，飘然而至，说：“我就是大栗树神，特来告诉你一下。你房后山岗里，全是我存着结栗子的神粉。现在旱灾太重，穷人家都缺吃的，我愿意全部献出救众人的急！你快领着大家去取吧！”

这是多大的恩德呢！聋爷爷慌忙叩头拜谢，可他刚一跪下，大栗树神就不见了！但大栗树神的模样儿还在眼前，大栗树神说的话还响在耳边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他本来就笃信有神的，这一来就更深信不疑了。这会儿大家一问，他就把经过情况连同大栗树神的模样儿和跟他说的话又说了一遍，众人更惊异不已。聋爷爷又端出满满一筐箩“神树粉”，等大家都吃饱了，便领头向大栗树焚了香，每人都叩了三个响头，然后一齐去村后挖的挖，背的背，抬的抬，担的担，家家都弄回好些，顿时全村喜气洋洋。很快传到邻村，也都纷纷向大栗树焚香叩头，然后满载而归运回满挑满车的“神树粉”。消息传开去，来向大栗树烧香叩头再挖回“神树粉”的人昼夜络绎不绝。这大栗树神赐的粉也奇，白天挖掉好多，夜里又长成原样，就像海里的水总也舀不浅一样。还有，只救穷人的急。东家徐三爷是个贪得无厌的人，他家虽陈粮满仓，但见穷人纷纷到神树村运回神树粉，就觉得他如不运便吃了大亏，所以便也派人挖了两车推回去，亲自监督磨成面，过了罗筛，只取那最细的粉兑水和了一些，先揉成面团儿，再像做元

宵那样一个个都裹了黑芝麻糖馅儿，放在锅里用油煎。哪知煎着煎着，全成了有刺鼻怪味的烂泥，一闻就恶心，根本不能吃！气得他咬牙切齿骂：“上了穷神的当！”全倒掉了。就是穷人，也只是大荒年，生命危急真真断了顿，取回来才味美好吃，一待收了粮食，便难于下咽了。就这么着，好些人都深信这大栗树是株神树，于是神以人传，村以神传，渐渐的，连同神树连同村子，在方圆百十里内，都颇有盛名。说话到了东洋小鬼子正侵略中华期间，国民党当局丧心病狂制造了血腥的“皖南事变”前后，在这个颇有些神秘的小山村里，就发生了一连串你意想不到的很新鲜奇特的事。

第一章

一场虚惊之后，来了张大鼻子。

神树村虽偏僻，可因为村里有张大伯和“竹竿儿”保丁，对外边时局变化，也能很快知道。张大伯矮粗的个子，力大，会些武术，眼神里透着精明。大早前一年他去南京当了码头工人，日寇侵占南京后，死里逃生回到家乡来。他小时上过两年私塾，能念个信看个报的，又见过大市面，所以在村里是耳目很灵最有见识的人。他亲眼目睹了日寇在南京空前残酷的大屠杀，凡被围住的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有些用机枪扫，有些用白晃晃的东洋长刀砍，有个壮得像蛮牛样的鬼子，为显摆他个人的臂力，一气砍杀了六十八个人！直杀得尸体成堆，血流没脚！张大伯也围在里边被砍杀之列，乘混乱他先躺到死人堆里，让别人的血流得满身满脸，装作已被杀死，在翻检有无漏杀时，有个鬼子还在他屁股上狠踢了一脚，他忍着巨痛装作硬挺挺的半点没动弹，才幸免于难。听

了张大伯的亲身经历，全村大人伢子无不对日本鬼子既恨又怕，都毛骨悚然！

“不是已经抗战了吗？怎么就顶不住呢？”王二叔使劲揪自己的黑胡须，很忧虑地问。

张大伯叹口气说：“中央军大多还是忠心保国浴血抗战的，可手里只有湖北汉阳造步枪、手榴弹，机枪很少，炮更少，都是很老式的；日本鬼子武器又多又先进，上有飞机轰炸扫射，下有坦克、大炮、机枪开道，长江里还有军舰往上打炮，连步枪的性能也比中国的好得多。所以抗日的将士虽英勇抵抗牺牲惨重，还是顶不住！但有一些中央军真可耻，听说还未接火已吓破了胆，置千千万万人民生命财产和大好河山于不顾，不战而逃，令人愤慨！多亏北方的八路军，南方的新四军，频频出击，才使日寇前进的速度大大放慢。”说到这里张大伯向周围看了看，放低了声音道：“人们暗里都说，中国的希望，全在朱、毛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了。”

张大伯嫉恶如仇，为人正直，自己虽穷，可硬铮铮，磊落光明，又有见识，所以在村里很受尊敬，对他的话大家都信服。

竹竿儿保丁姓徐，个子在全保最高，到谁家进门都要弯腰。他三十来岁，为摆办公事人的架子，一年四季都穿着蓝竹布长大褂。他很会见风使舵，背地里对保长、乡长、徐三爷也不满，可当了他们的面又极会逢迎拍马，替他们办事竭尽全力，所以都把他当作得力的下级和耳目，很受器重。他跟保长、乡丁去各家催捐款时，黑丧着脸，凶神恶煞！背地里又赔些小心，说他也是没法子。他常年咳嗽，人们因厌恶他的嘴脸，也称他为痲病鬼保丁。他没上过学，可经过自己磨练，识的字竟比张大伯还多，写的字也清清楚楚，所以很自命不凡，说他要读伍大胖子那些书，别说乡长，连区长、县长他都能当！他还挺爱显摆见多识广，所以他知道

的事情，村里人也很快就知道。

从张大伯在凹口看到报纸上的报道，和竹竿儿保丁从上边听来的消息，神树村人知道有一支鬼子兵离这里越来越近。家家都备了干粮，有的是炒米，有的是炒面，用各样的袋子装好，准备鬼子一来就躲到山上很隐秘的洞里去。人心惶惶，连吃饭时也派人四下里眺望，以防鬼子突然来到。这天快中午时，西面平阪上的人纷纷扶老携幼、提了包裹、挑了被窝、粮食往东逃来，多数沿对面山岗的大路向凹口方向逃去，有些沿田埂小路来到大栗树荫凉处休息，吃干粮。神树村人更加惊慌，男的停了农活，女的停了做饭，急急往回赶鸡、赶鸭、赶猪，提出干粮、包裹，也准备逃。这里山岗东面高，往西渐渐低，到西边十来里就是平阪，一条由北往南的公路从那里横过；鬼子从北面合肥那边开了十多辆坦克沿公路直扑安庆，这些逃难的人都住在公路边，听说鬼子坦克来了，就有的往西逃，有的往东逃。这时西边公路上传来炮声和机枪声。人们无不胆战心惊。逃到大栗树底下的人都站了起来，也像神树村人一样伸长脖子向西瞭望，准备枪炮声一紧再往东逃。神树村各家已匆匆收拾好，只机匠一家已锁了门钻进东边的松林，其余全来到大栗树下观望着。虽都是穷家，可一逃到外边就更作孽，去年江苏一带扶老携幼逃难的陆续经过这里，那狼狽凄惨至极的情状，让人看一眼就永远也忘不掉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谁也不愿意弃家逃难去。

张大伯站在高坟包上向西望，见西边几个村子的人只站在村外往下看，并没逃，就说：“下边村子还没逃，不要慌。大家把东西放下，先养精蓄锐歇着。鬼子路生，我们路熟，这儿山多树密，等鬼子一露头我们再逃也来得及！”

干瘦的文之随即将挽着的一个大包裹放下来，扶着他的瞎老娘坐在大包裹上，跟他的异父同母弟弟黑子说：“鬼子到底往

上来了没有？你爬到大栗树顶上去看看。”

黑子已十六岁，个子蹿得快有大人高，他连年夏天放牛、干活爱光着脑袋光着脊梁，从不戴草帽，晒得黑不溜秋的，所以就叫黑子。他很会爬树，再高的鸟窝他都能掏。这大栗树梢一般人是上不去的，但再难上的树也难不住黑子。他听了大哥的话，答应了一声“好！”没用梯子，就噌噌上了大栗树的主干，又上了粗椴，很快爬到大栗树靠西边的树梢，猴在一根海碗粗的椴杈上，透过绿叶的缝隙向西眺望。这儿居高临下，能清楚地看到西面公路上鬼子坦克一边打着枪炮显声威，一边慢慢地往南开，但没见有鬼子步兵。他不断大声向下报告他看到的情况。坦克开远了，看不见了，枪炮声渐渐小了，没了，仍不见有鬼子步兵。一切恢复了平静。西边几个村子向下观望的人有些已回家去了。

张大伯向上大声招呼：“你下来吧！”

黑子出溜出溜，很快下到地上来。

由公路边逃来的人抢先围住他问：“那上面能瞧见公路吗？”

黑子向上一指说：“你瞧这大栗树多高，我上到西边那梢上去了，看那公路清楚得很，鬼子坦克过去后，有条黑狗在公路上跷起后胯撒尿我都看见了。”

有个戴破草帽眼睛老直“挤”的矮老头仍不放心，问：“没见到鬼子兵？”

黑子大包大揽说：“就见一溜乌龟样的鬼子坦克，一共十四辆，往南去了，一个鬼子兵毛也没见，没事儿了！”

竹竿儿保丁从凹口回来了，也说没事儿了，徐三爷刚接到在县党部当主任的大儿子来电话，说日军本来派一营步兵乘十辆卡车随坦克南下，在一个山峡里，正赶上鬼子坦克开到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的狭窄路段，没法掉头，后边鬼子步兵遭到游击队袭击，卡车炸坏了三辆，吃了大亏，又缩回去了。这正映证黑子的

“大包大揽”是对的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本村的大人都拿了干粮、包裹各回各家，公路边逃来的男女老幼也开始往回返。只是虚惊了一场。

不料只轻松了两天，另外的坏消息又一个接着一个，先是眯眯眼甲长，随后是黑胖子保长、竹竿儿保丁，还有乡丁，都说张大鼻子肯定要来！传说张大鼻子眼睛发绿，长一身红毛，鼻子有半尺长，大得古怪！说他是白湖里的土匪头子，象精转世，一见到妇女，不论年轻的年老的好看的难看的，一律强奸！说他爱割小男伢的卵子小女伢的耳朵，切片儿小炒当菜，有滋有味地吃着下酒。还说他的部下全学他的样！

真是人吓人，吓死人！七嘴八舌，都这么传说，好些人都信以为真，特别是妇女们，感到简直比鬼子来还可怕！鬼子路生，来了还可以到山里去躲，这张大鼻子来了能往哪儿躲啊？只张大伯怀疑：“哪有那样的怪人？不要信！”

可张大伯并没亲眼见过张大鼻子和他的部下们不是如此这般，他只是推测，拿不出事实，所以就连他的老伴张大娘和小女儿春梅，也对他这推测不信，都怕的了不得！

就像有鬼，越是怕，消息越来越具体：张大鼻子劫了县监狱，率部下真往这边来了！说县监狱里关了不少土匪，其中有张大鼻子部下；那监狱有高墙围着，大铁门紧闭，里外都有重兵把守；这县城里除看监狱的以外，还驻有县保安大队和省长李品仙“子弟兵”一个团，凭张大鼻子的实力，是打不进的。可张大鼻子想了个绝招，他探听到那监狱里大粪池过两三个月就要清一次，就亲自和几个部下扮作掏粪的农民，有好一阵常进城给居民们掏粪。那监狱里关的人多，大粪池又早满了，溢得遍地都是，臭得看守的人受不了，就找张大鼻子快把里边的粪水运走。张大鼻子带了七个人，每人拉一辆粪车，那些粪车从外表看，跟平日在城里掏粪

的车一般样，脏稀稀的，可里边的结构大有妙文，只上边一浅层装粪，车“肚”里可以藏人。他们进到监狱里以后，干掉了看守的，夺得开“犯人”镣铐的钥匙，迅速让被关的部下藏进车“肚”里，再将上边装上大粪，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去。县长姓杨，是个糟麻子，得到监狱被劫的报告大吃一惊，赶忙亲自率领县保安大队并请驻军团长派部队一齐出城追撵，他们见八辆空“肚”粪车就弃在城外，一问老百姓，说张大鼻子带领救出的人早逃进城南的山里去了。他们正撵着，又有人飞马传信，说监狱里的“犯人”已乘乱打开后门，能跑的全逃得不知去向，把县长满脸的麻子都气白了！

张大伯听了这消息心里暗喜，这不活脱脱是梁山好汉再世么？哪里是传说的害人魔王呢？可传说更多的是张大鼻子率众一路强奸妇女，一路割男伢卵子女伢的耳朵，又是正朝神树村的方向逃来的，所以都恐惧得不得了！

这天断黑时，竹竿儿保丁将大褂儿前后襟撩起缠在腰间，由东边惊惊慌慌奔回村，风风火火嚷叫说：“张大鼻子已到后山了，再不快逃就晚哪！”

顿时全村妇女惶恐万状，虽然张大鼻子快来已传说了好些天，可一下子真的快到，还是使人措手不及，纷纷咒骂张大鼻子不得好死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会儿来，黑得快伸手不见五指，往哪儿逃？竹竿儿相好的羊子妈最利索，她像是早准备好了，听竹竿儿这么一嚷，立刻挽了个小包裹牵了女儿羊子，招呼说：“跟我走！到杉树棵那边老鸦窝我三姨庄上去，那儿张大鼻子不会去！”

就像她对张大鼻子很了解似的，为什么就不会去老鸦窝呢？不过这破绽并无人犯疑无人问，于是都呼呼啦啦跟着她逃。王二婶原有四个儿子，因家里穷的叮当响，担心将来全娶不上

亲，所以都取名和尚。她让三和尚自己跟着跑，小和尚已睡熟了，这伢儿瞌睡大，喊他不醒，扭耳朵也不醒，王二婶又心疼舍不得拧狠，只好背起他，让伢儿大用腰带缠了几道，待兜好了，羊子妈他们已到前面冲里腰泊后埂了，她不敢大声喊她们等会儿，颠着一双小脚，跌跌撞撞追去。

竹竿儿的大老婆矮大嫂，还有文之的老婆胖大嫂，动作慢，伢子多，待她们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出来，众人已过了对面山岗，要撵已不知去向，急得没法，就一起来到村西北乱葬岗，趴在厝基^①缝里。她们知道这儿常闹鬼的，聋爷爷聋奶奶说他们几次亲眼见过，还有机匠的大大有年冬天去县城卖花生，回来时背了只烧鸭子，天断黑了走到这里，被一个手上有毛的鬼一把夺去了，吓得太狠，回到家就病倒很快就死了，等等。两个当妈妈的出于万般无奈才到这儿来的，她们原想有鬼总比伢儿和自己受张大鼻子的害要好些，再说，自己又从未害过人，何必还怕鬼呢？哪知一来就怕得太厉害，先还苦熬着，后来风吹草动，都觉得是鬼出来了，怕得心都发抖。蚊子多极，全像饿牢里放出来的，叮得奇痒奇痛，火烧火燎，大人都受不了，伢子们全被叮得两手打个不停，嘴里滋滋吸气，要哭又不敢哭，当妈妈的觉得像是已经进了地狱！正在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，胖大嫂轻轻颤着声音往西一指说：“娘哎，鬼！”

矮大嫂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瞧，见坟包丛里真的站起一个鬼，吓得头皮发麻，像蚊子般哼哼说：“妈哎，真的是鬼！个子那么高！鬼的衣服是纸的，瞧，被风吹得飘飘的！”

她们怕把伢子吓坏，只两人之间这么悄声说话，都巴望那鬼就在原地别动，最好是往远处走去！不料那鬼站了一忽儿，正沿一条小路朝她们走来！矮大嫂吓得像掉进冰窟窿里全身抖作一团，胖大嫂更吓得差点晕了过去禁不住“哇——”一声大叫！